

张居正



ZHANG JUZHENG
SHUILONGYIN

卷二

水龙吟

熊召政 著

注释本

张居正

ZHANG JUZHENG
SHUILONGYIN

赵望秦
曹循注

熊召政 著

卷二

水龙吟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

001 / 第一回

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

013 / 第二回

赳赳武夫寻衅闹事 谦谦君子以身殉职

024 / 第三回

渡危艰折俸闯大祸 平叛乱誓拔硬头钉

033 / 第四回

动贼心思擒拿凶犯 灌迷魂药智骗中官

044 / 第五回

析时局大臣商策略 行巨贿主事为升官

056 / 第六回

为求人大珣舍至宝 谈家事首辅释愁怀

069 / 第七回

左侍郎借酒论政敌 熏风阁突降种瓜人

078 / 第八回

卖艺人席间演幻术 老座主片纸示危机

087 / 第九回

议京察大僚思毒计 狎淫邪总管善摧花

099 / 第十回

冯公公读折耍手腕 李太后吃茶识股肱

111 / 第十一回

送风葫芦取悦皇上 练隐忍术笼络太监

122 / 第十二回

探虚实天官来内阁 斥官蠹宰辅说民谣

132 / 第十三回

访袁翁决心惩猾吏 弃海瑞论政远清流

143 / 第十四回

荐贪官官府成交易 获颁赐政友论襟怀

153 / 第十五回

老鸨母诲淫真齷齪 白浪子嫖妓遇名媛

162 / 第十六回

悍妇人邀功反惹祸 王御史视察出蹊跷

172 / 第十七回

还夙愿李太后礼佛 选替身代皇上出家

182 / 第十八回

大和尚进言多建庙 老国丈告状说舆情

192 / 第十九回

积香庐今宵来显客 花月夜首辅会玉娘

203 / 第二十回

绕内阁官中传圣谕 出命案夜半又惊心

212 / 第二十一回

老苍头含泪卖苏木 大总管领命会巨商

224 / 第二十二回

谈交易奸商偷算账 狎坤道行酒用弓鞋

236 / 第二十三回

繁华酒肆密室开红 寂寥小院主事悬梁

248 / 第二十四回

细说经筵官府异趣 传谕旧闻首辅唏嘘

260 / 第二十五回

办丧事堂官招数恶 捋时政侍郎意气昂

271 / 第二十六回

捉档头严查吃空额 示密札紧缚老臣心

282 / 第二十七回

治顽擒凶军门设计 杀鸡吓猴督帅扬威

294 / 第二十八回

黑寡妇勇斗金翅王 毕大爷败走秋魁府

306 / 第二十九回

游管家矫情帮巨贾 金秀才大侃蟋蟀经

316 / 第三十回

交税银杨提举耍滑 对账册王部堂蹙眉

325 / 第三十一回

减免田赋匠心独运 咆哮公堂微臣求谒

333 / 第三十二回

礼部请银心怀叵测 命官参赌为国分忧

344 / 第三十三回

卜玄机近侍先探路 择吉日母子出深宫

352 / 第三十四回

武清伯荐官为私利 邱得用削职因属狗

362 / 第三十五回

众官员公祭童立本 无情火烧毁老胡同

371 / 第三十六回

借票拟宰揆开新政 得密札明月照愁心

第一回



邸报中连篇诳鬼话 云台内京察定方针

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楹小殿，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。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，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。

这天辰时刚过，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，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，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。冯保尖细着嗓子，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：

苏州府知府报告：苏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滨，有山自移徙。初犹缓缓移动，渐次甚急，望太湖而趋。偶一村民过之，大惊疾呼曰：“此山要走下湖也！”闻者皆愕然而呼。山随呼即止，已离旧址百数丈矣。

冯保拖腔拖调刚念完，朱翊钧就乐了，他双脚一蹬金踏凳，拍手笑道：“山还会跑，真有趣。”

冯保干笑了笑，觑了张居正一眼，但见这位首辅敛眉凝神，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，冯保咽了一口唾沫，念开了第二段：

江西抚院来札：南昌府城隍庙殿下庭中生一石，初出地四五寸，越日已长尺余，以后日日渐长。既数日，已三四尺。其初生时，无人觉之是石，偶一人见曰：“此处想生出山矣。”因此语遂不复长，其生者至今有焉。

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，他眨巴眨巴眼睛，既像在询问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石头又不是草，怎么能长呢？”

冯保不置可否，接着念第三段：

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奏词：查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民李良云弟良雨忽转女形，见与村民白尚相为妻。隆庆六年正月内，良雨偶患小肠痛，旋止旋发，至二月初九日，卧床不起。有本村民白尚相亦无妻，于雨病时，早晚周旋同宿。四月内，良雨肾囊不觉退缩入肚，转变成阴，即与白翳配偶。五月初一日经脉行通，初三日止，自后每月不爽。良雨方换丫髻女衣，裹足易鞋，畏报回避不与人知。六月十五日村人得知，禀县拘雨、相同赴审实，稳婆方氏领至马房验，系变形，与妇人无异。乡人议论，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，以祈修省。

念着念着，冯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，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邸报以褒圣听。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，他便把邸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一掼，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，一边不停地朝身后头的帷幕张望。朱翊钧年纪虽小，但心眼儿透亮。虽然这三则邸报上的奇闻逸事听起来饶有兴味，但从冯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。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，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，痴坐在御榻上，不安地搓动双手。

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保表情的微妙变化。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，张居正才开口问道：“方才冯公公所念邸报，请问皇上有何看法？”

朱翊钧生怕答错，指着冯保说：“大伴，你说。”

“荒诞不经！”冯保愤然一晒，嘴中冷冰冰蹦出四个字。

“是，大伴说得对，荒诞不经！”经冯保这么一“点题”，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，他扳着小指头说，“山走路，石头长个儿，男人变女人，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？”

“皇上问得好！”一向冷峻内向、不苟言笑的张居正，此时眉棱一耸，语气凛然说道，“偌大中国，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

古怪的事情，原也不足为怪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之上！”

张居正突出此言，小皇上顿时愣住了。

朝夕如流光阴荏苒，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。俗话说万事开头难，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。国库空虚财源枯竭，大臣沽权^①吏治腐败。每日里往内阁值房里一坐，不管是看奏折邸报，还是与晋见的官员谈话，竟没有一件事顺心。但他还是雷厉风行，在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：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；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。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，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，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。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，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，共有九大衙门和九小衙门。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、通政司和大理寺；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（管皇太子的生活与教育）、太常寺（管祭祀与礼乐）、太仆寺（管车马）、光禄寺（管皇帝宴会、酒食）、鸿胪寺（管朝会礼节、百官班次）、翰林院（给皇上起草诏令，讲书编书，备顾问之职）、国子监（最高学府的主管）、尚宝司（管皇帝印玺图章）和苑马寺（管各地军马养牧）。九大衙门的掌印者，习惯上称为大九卿；九小衙门的主管，俗称小九卿。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。所谓内阁首辅，自孝宗时代起，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。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，物色堂官人选，张居正也不例外。不过，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，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，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，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。因此上任之初，他就表明“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，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”。尽管他这么表态，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。张居正久居内阁，对官场的种种齷齪心态早就了然于胸。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：“大九卿有大九九，小九卿有小九九，十八衙门朝南开，堂官跟着首辅走。”短短二十八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痼疾^②。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，就曾暗下决心，有朝一

① 沽权：买卖权力。

② 痼疾：长期存在难以解脱的疾苦或弊病。

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，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。所有大臣忠诚于皇上，听命于政府，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，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，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、沽权售利的混乱局面。长此下去，不仅仅皇上的威福只是一句空话，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祈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月水花而已……

以上这一番思虑，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。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，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。但取笔写帖时，又犹豫着停顿下来：皇上毕竟是十岁的孩子，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？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，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、不知所云，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。昨天下午，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邸报，偶然获得了灵感，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，遂递帖请旨，定下了今日的会见。

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。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，小皇上有着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。沉默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又鼓起勇气问道：“通政司的邸报应该刊载什么？”

张居正捋捋长须，转向冯保说：“冯公公，皇上这个问题，还是烦请你来回答。”

冯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邸报的真实用意，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，会助长孩子的玩愒之心，故满脸的不高兴。但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，又感到这位新任首辅并不是存心“误导”皇上，而是别有所指，一颗心也就放下了。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，读邸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释，于是微咳一声，清清喉咙答道：

“万岁爷，奴才在司礼监待了十五个年头儿，这期间通政司的邸报，可以说是一期不落地看过，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汇。各省布、抚、按三台^①，各府州县官，还有九边^②总督，河官漕官盐官，他们每天在干啥，

① 三台：明代省级文职长官的俗称。明初废行省，设承宣布政使司管民政，提刑按察使司管监察与司法，都指挥使司管军事，统称“三司”。正统以后，各省陆续设立巡抚，统管民政军事，三司成为其下属。巡抚俗称抚台，布政使俗称藩台，按察使俗称臬台，统称“三台”。

② 九边：明朝在北方长城沿线设置的九个军镇，从东向西依次是辽东、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固原、宁夏、甘肃，后来军镇数目有所增加，但仍统称为“九边”。每个军镇设有巡抚总管军政事务，明朝又设立蓟辽保定、宣大山西、陕西三边三个总督，指挥协调多个军镇的防务。

是否都在明赏赉，严诛责，审开塞，守一道，尽明法稽验守土牧民之责，只要一看邸报，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吏治情况。张先生拿来的这三份邸报，奴才昨几个就看过了。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，恶心得要死，因此没有拿给皇上看。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。”

冯保话音刚落，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道：“冯公公已把邸报作用讲得透彻。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三个条陈给皇上看，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，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、府库之臣，现在都在干什么。国库空虚、匪患不绝、官员贪墨、河漕失修，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，没有人认真去做，反而弄这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，岂不无聊至极！”

张居正言辞锋利，朱翊钧浑身一激灵，又不知该如何办理。正在他嘴角翕动^①、眼巴巴地看着冯保时，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保后面的帷幕中响起：“说得好！”

张居正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只见冯保身后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，李太后从里面缓缓踱了出来。

却说昨日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揭帖，李太后当即决定让小皇上准旨接见。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时，李太后叹道：“也难为你了，一个孩子，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，不怯场才怪呢。”

母子俩正束手无策时，冯保突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启禀太后，奴才有个主意。”

“讲。”

“明几个皇上云台接见，太后您也参加。”

“我？”李太后一愣，“我岂能参加，这不给天下人留下了干政之嫌，何况男女有别。”

“这些奴才都想到了，太后可以坐在云台左侧的帷幕里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，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。”

^① 翕动：嘴唇一张一合。

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，点头说道：“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”

现在，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时，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。李太后吩咐冯保去搬椅子，要在御榻前安排坐下。“母后，请坐这儿。”朱翊钧站起来要给李太后让座。李太后瞅着儿子说：“你那是皇帝宝座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僭越坐上去。”出口的话看似随便，寓意却深沉。

行过君臣相见之礼重新坐定，李太后笑吟吟问道：“张先生，咱突然出现，没惊着你吧？”

李太后虽然身份高，但毕竟只有二十八岁，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，加之今天并未打算见外臣，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命服，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纱、洁比雪艳的西洋布六幅拖裙，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。

尽管张居正能做到非礼勿视，但偶尔一瞥，李太后的绰约风姿仍不免让他心旌摇荡。行礼之后，他借整理官袍来掩饰自己的失态，强自收慑心神，答道：

“太后突然出现，臣下确实吃惊不小。”

李太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啰唆，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正题：“你们君臣之间方才的谈话，咱都听见了。”说着又扭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帷幕，继续说道：“说实话，国家大事，本不该我这个妇道人家掺和。现在咱常常怀念隆庆皇帝在位之时，咱一门心思都花在两个孩子身上，闲下来抄抄佛经、听听曲儿，日子过得多轻松呀。那时候，隆庆皇帝用了一个高拱，把天下事管得井井有条。这个高拱是个有本事的能臣，只是品性不好，在隆庆皇帝面前唯唯诺诺，所以深得信任。钩儿即位当了万历皇帝之后，咱们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出高拱心术不正。咱和仁圣皇太后两人出于无奈，才决定拿掉这个刺儿头，把首辅的位子给了你张先生。咱们这样做，是对张先生寄予了厚望，指望你不负先帝之托，当好顾命大臣，辅佐幼主，把先帝传下的江山基业守好、治理好，让天下百姓觉着万历是个好皇帝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李太后又充满爱怜地望了一眼坐在御榻上的朱翊钧。李太后没有出现之前，朱翊钧正襟危坐充小大人，自李太后走出帷幕，朱翊钧的紧

张心理骤然松弛下来，眼眶里重新荡漾起孩子的天真。

张居正屏神静气听着李太后讲话，差不多把每一个字都“吃”进了脑子。以往他只知道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虔敬事佛拘法守礼课子^①甚严的女人，方才的这番话却让他暗暗吃惊，原来在这位年轻太后美丽的外表之下，竟隐藏了如此之深的城府和卓然独立的主见。他顿时意识到，今天坐在这云台内的四个人，除开他自己，另外三个人实际上都是他的主人。尤其是这位李太后，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！自己要想一展宏图，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，首先就得把这三个人服侍好。想到这一层，张居正谦恭地说道：

“谢谢太后对臣的信任，臣将不负两宫太后的厚望，一定辅佐幼主，开拓出万历一朝的太平盛世。”

“好，咱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。”李太后说罢，又转向冯保：“冯公公，把方才邸报上的第三段，再念一遍。”

“第三段？”

“对，就是男变女那一段。”

“是，奴才遵旨。”

冯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邸报，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的条陈念了一遍。冯保的声音一停，李太后就问张居正：

“张先生，伍可这个条陈，究竟是何用意？”

“臣以为，伍可此举，是官场颓风的沿袭。”

张居正回答得含含糊糊，这也是事出有因，李太后藏于帷幕之后，虽不敢说是“干政”，至少表现出对他这位首辅还不是完全信任。基于此，他的答话不得不十分谨慎。

李太后显然不满意张居正的回答，只见她秀眉一竖，说道：“仅仅是沿袭吗？伍可条陈中最后一句，胡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，又如何解释？”

到此，一直纳闷的冯保才明白李太后为什么会突然走出帷幕，原来是伍可的条陈把她“气”出来的，于是他顺竿儿爬，攒眉^②说道：

① 课子：督教儿子读书。

② 攒眉：表示不快或痛苦。

“方才奴才读这段条陈时，还只是感到腻味，没往深处想。经太后这么一点拨，奴才这才明白了伍可的险恶用心，他这是暗拉弓放冷箭伤害太后呢。”

“他怎么伤害？”朱翊钧瞪大眼睛问。

“伍可说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。阳衰，指的是你万岁爷还是个孩子；阴盛，指的是太后，言下之意太后在干政。”

经冯保这么一撩拨，朱翊钧当即小脸涨得通红，恨恨叫道：“胡说八道！”

李太后示意朱翊钧冷静下来，然后看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，问道：“张先生，这伍可的巡抚御史是怎么当上去的？”

李太后的言下之意，是问伍可是哪条线上的人。张居正心思透亮哪能不懂，但他装马虎答道：“回太后，所有官员品秩，都由吏部上报皇上批准。”

“你说的是形式，我是问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李太后戛然而止，她怕问得太露骨，给张居正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冯保听在耳中，明在心里，立马接过来答道：

“奴才昨日遵太后懿旨，回去后调查出来，这个伍可是高拱的门生，嘉靖四十二年的进士，两年前还是吏部文选司^①的一个六品主事，高拱认为他能干，将他破格提拔为四品御史。”

“啊！如此说来，这件事情后头，就藏了一个天大的阴谋。”李太后起身踱到东厢那排巨大的透雕花格窗棂之下，伸出玉指轻轻地捻摸着柔腻的窗幔。过了许久，她才又慢慢踱回来坐下，继续说道：“记得隆庆皇帝大行不久，钩儿刚刚登基，京城紫云轩书坊就赶印了一千本《女诫》，几天就销售一空，买主都是京职官员，六科的那帮言官，听说是人手一册。此中深意不言自明，无非是影射我李太后干政。咱以为高胡子削籍回到老家，这股子邪风就可以刹住，谁知现在又跳出个伍可，说什么男变女是阳衰阴盛之兆，还要大家修省，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

① 文选司：吏部四司之一，负责文职官员的选拔任用。

在通政司的邸报上。”

说到这里，李太后情绪激动，眼眶中泪花闪闪。“母后！”朱翊钧涩涩地喊了一句，竟不知如何控制眼前的局势。冯保趁机煽风点火，悻悻说道：“高胡子人虽走，但阴魂不散。看来不用上雷霆手段，这股子邪风还刹不下来。”

“张先生，你认为伍可应如何处置？”李太后问。

云台内的气氛已是非常紧张。张居正心底清楚，如果自己的回答稍有不慎，就会种下祸根。稍稍一想，他答道：“臣认为，皇上下旨严加申斥即可。”

“这是不是太轻了？”

李太后反问的口气虽然很轻，却让人感到了威胁。张居正微微蹙眉，冷不丁反问了一句：“依太后之见，应该如何处置才好呢？”

李太后嘴角一翘，立时露出泼辣的样子，谑道：“张先生这一问，等于是唆使咱干政了。要论咱个人的好恶，这个伍可，把他削职为民咱看还是轻的。但一个朝廷命官的升贬去留，哪能让我这妇道人家做主？你如今是堂堂正正的首辅，处理一个人的意见都拿不出来，还谈什么刷新吏治、富国强兵？”

李太后伶牙俐齿，把张居正狠狠地“刺”了一下。张居正却是不慌不忙，顿首答道：“臣不是没有意见，而是担心臣的意见与太后的想法相左。”

“那又有何碍，只要你出以公心，处置得当，咱们就应该听你的。”

“太后如此信任，臣不胜感谢。”

张居正欠欠身子，不卑不亢回答。他觉得时机成熟，是拿出自己主见的时候了。于是抚了抚长须，掏肝剜胆做了长篇陈述：

“太后在帷幕中时，大概已听到臣提醒皇上，应该在例朝时升座一问，在京各衙门、各省府州县的命官都在干些什么。方才冯公公念的邸报上的三个条陈，就很说明问题。臣在官场待了二十多年，身历三朝，眼见仕宦风气江河日下，常常痛心疾首，每至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嘉靖一朝，世庙因笃信斋醮，一切朝政听任严嵩处理。严氏父子^①巧言佞说，图私为务，取宠乎

① 严氏父子：严嵩、严世蕃父子。

上而谗贼于下，柄国二十余年，导致朝廷纲常不举，政令教化不行。洪武永乐一脉开创的大明气象，清廉为本奉公唯谨的士林风气，在嘉靖一朝几乎丧失殆尽。世庙好修玄^①，好祥瑞，好变异^②，严嵩投其所好，每天捏造许多祥瑞变异之事呈报大内。各地官员纷纷响应，什么猪变麒麟鸡变凤凰、黄河鲤鱼口中吐出九条青龙等旷世奇闻，都成了驿路快报。督抚大臣献符争宠，贺表塞路星驰京师。世庙一高兴，便会给这些造谣以惑圣听的官员升官晋爵。长此以往，俸门大开。忠恳之士，每见放逐；淫巧之人，屡得便宜。以致江淮水患疏于治理，赋税积欠无人追缴。两京大僚尸位素餐^③，以奢靡为尚；地方官吏盘剥小民，以搜财为工。嘉靖四十三年，有一个户部主事六品小官，名叫海瑞，对这种弊政深恶痛绝，遂备了棺材上疏直接指斥世庙。惹得世庙大怒，把海瑞打入死牢。

“嘉靖四十五年，世庙驾崩，隆庆皇帝入承大统，天下振奋，万民拥戴。隆庆皇帝嗣位之初，也想挽振颓风，刷新吏治，重树洪武皇帝亲手创建的纲常教令。奈何积弊太深，人心坏朽，隆庆皇帝虽英姿天纵宵衣旰食，也难以一蹴而就。加之隆庆皇帝在位六年，内阁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位首辅，人不安神席不暇暖，为保禄位钩心斗角，哪里还有心思来整顿政务稽查弊端呢？更可惜天不假年，隆庆皇帝英年早逝，遂使嘉靖颓风，至今绵延而不息。

“正因为如此，通政司的邸报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陈，这都是嘉靖遗风。山西太原府的巡抚御史伍可之所以上奏男变女的荒唐事，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。就伍可这件事，不用说指桑骂槐攻击太后，仅是制造奇闻混淆视听，我们就有种种理由将他重重治罪。但问题的症结在于，伍可之事绝非个案，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。若不正本清源^④拨乱反正，今天处罚了一个伍可，明日还会有十个八个叫张可王可的糊涂官员继续水行旧路，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条陈奏折以惑圣听！”

张居正说到这里，觉得口干，便停下来喝了几口茶。他的这番话本是

① 修玄：虔诚地学习道教思想。

② 变异：怪异的现象。

③ 尸位素餐：空占着职位而不做事，白吃饭。

④ 正本清源：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。

昨日就想好了的，所以说起来条分缕析，大有振聋发聩余音绕梁的功效。在座的三个人，都被他的话深深地震慑。特别是李太后，张居正讲话时，她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这位身材颀长、脸上轮廓分明的中极殿大学士。自从进了裕王府，由于宫禁甚严，除了隆庆皇帝之外，她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男子对坐。隆庆皇帝病危时，她虽然隔着帷帘与张居正见过一面，但那时因心存悲痛未及细看。现在她才发现，张居正的声音充满魅力，气质如此诱人。她不禁心猿意马^①、想入非非，但“邪念”一起，她顿感羞愧，佯装拭汗，掏出手帕来揩了揩臊红的面颊。

张居正并没有觉察到李太后的微妙变化，他仍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，自顾说道：“太后，臣方才所做陈述，都是思考了多年的肺腑之言，不妥之处，还望太后指教。”

“说得很好，”李太后一改冷峻，声音竟变得甜腻腻的，“张先生在政府多年，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弊政。多的也不用说了，你就说，下一步你想怎样刷新吏治、整顿颓风。”

“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，实行京察！”

“京察？”

“对，京察。”张居正冷浸浸的眸子一闪，徐徐解释道，“所谓京察，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。四品以上官员，一律上奏皇上，自陈得失，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；四品以下官员，由吏部都察院联合考察，称职者留用，不称职者一律裁汰。”

“冯公公，你觉得张先生这个建议如何？”李太后问冯保。

冯保操着娘娘腔，恭谨地回答：“启禀太后，张先生的主意好，这是大手笔。”

李太后点点头，朝张居正送了一个秋波，问：“张先生，何以只限于京察，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才是。”

张居正答：“这个使不得，地方官都负有牧民之责，若同时进行考察，势必引起混乱，导致州县不宁。两京衙门，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，考察起

① 心猿意马：形容心思不专，变化无常，好像马跑猿跳一样。